

吕思勉文集

吕思勉詩文叢稿

下

吕思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呂思勉詩文叢稿

女真先世

滿洲古稱肅慎，虞舜時，即為中國聲教所及（《史記·五帝本紀》）。據《國語》《魯語》。《史記》，《孔子世家》。當周初，曾以楛矢柝韋貢，此物至南北朝、隋、唐時，所謂靺鞨者，《北史》作勿吉。仍以之為貢，其形制歷代皆同，與古書所傳亦合，故知其決是一民族，惟靺鞨在今松花江流域，古黑水。周初居地，決不能若是其遠。《左傳》載周詹桓伯之言，“自武王克商以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指南燕，在今河南封邱縣，想北燕初封，當距南燕不遠，其後輾轉東北，徙自易今河北易水流域。至薊，今河北薊縣。又開拓上谷、漁陽、右北平、今察哈爾、熱河及河北之東北部。遼西、遼東今遼寧省。五郡。緬想此時當起一民族大遷移，後世所謂東胡、烏丸、鮮卑之祖，在今熱河、吉林間。夫餘、在今吉林西部。靺鞨、在今松花江流域，靺鞨在漢時名挹婁，為夫餘所隔，不與中國通（據《後漢書》及《晉書》）。晉初，夫餘亡，乃復返中國，仍稱肅慎，南北朝後，乃改稱靺鞨。朝鮮等，皆以此時隨中國境土之開拓而遁居塞外，即東胡在遼西之西北，夫餘在其北，肅慎在遼東之北，朝鮮在遼東之東也。

靺鞨之根據地，在今松花江及黑龍江流域，即古之黑水，古黑水以松花江為上源，非如今以額爾古納河為上源也，額爾古納河流域，為室韋分佈之區，蒙古出焉。其地距中國之文明中心遠，而距朝鮮近，故其開化者，恒為接近朝鮮之部落。此部落即為粟末靺鞨。

松花江發源於長白山，古稱速末水，亦稱粟末。會嫩江東折後稱黑水，在粟末水流域之粟末靺鞨，曾助高句麗抗唐，高句麗亡後，遷於今

熱河境，營州。與契丹相近。唐武后時，契丹反叛，其酋長遁歸故土自立，酋長大祚榮走東牟山，築忽汗城居之。傳子武藝，斥大土宇，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爲渤海，有今吉、黑兩省及俄領沿海州、朝鮮北部咸鏡道及平安道之大部。之地，開國時，已頗知書契，後復遣人至唐留學，一切制度模範中華，爲海東盛國。至五代之初，乃爲遼所滅。公元九二八年。

靺鞨至此，乃入於各部分裂之狀態，史稱之曰女真，服屬契丹，《金史》謂“在南者係遼籍，謂之熟女真；在北者不係籍，謂之生女真”。朝鮮半島之北部，高麗。有人名函普者，年已六十餘。人居黑水流域之完顏部，解其部族之門，部人德之，妻以六十未嫁之女。子孫遂爲其部長。此事迹據《金史》。後崛起，滅遼，破北宋，即金。

長白山附近之白山靺鞨，《遼史》稱爲長白山女真，則滿洲之祖也。

滿洲民族，爲漢人同化，今將及消滅。蓋民族存在之最大標準，語言也。今滿人能用法語、滿文者，僅百之一二，通常皆爲漢語、漢文矣，故滿洲民族，不久將成歷史上之名詞，然其往昔，固一大民族也。

滿族開化最早者爲粟末靺鞨，唐武後時據今吉、黑兩省及俄領黑龍江以南至海之地，有據有朝鮮北部，立國曰渤海。至五代之初，乃爲遼所滅，靺鞨自此稱爲女真，係遼籍者爲熟女真，不係籍者爲生女真。北宋末，黑水女真之完顏部強，建國號曰金，滅遼，並北宋。渤海之先，固與高麗接近，金之始祖名函普，實亦高句麗遺民入居女真部落中者也。

清之先，蓋隋、唐時之白山靺鞨，《遼史》稱爲長白山女真者也。清人自稱其先爲天女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布庫裏雍順，此說自屬虛誣。又云：傳數世，國亂，族被戕，幼子范察一作樊察。得免，又傳數世至都督孟特穆，計誘讎人之後誅之，定居於赫圖阿拉，清代後稱其地爲興京，今遼寧省長白縣。則其中頗含史實。都督孟特穆清人追尊爲肇祖。此清人之自述，詳見王氏《東華錄》卷一，係根據《清實錄》。

建州衛設於一四一二年，恰在民國紀元前五百年，地在朝鮮會寧府河谷，建州爲渤海行政區域之名，屬率賓府，見《唐書·渤海傳》，《元一統志》謂之故建

州。始受職者名猛哥帖木兒，似即孟特穆之異譯，“都督”則清人稱其酋長之名，明授以指揮使者，女真族中均謂之都督。《皇明實錄》所載，不乏其例。後爲七姓野人所殺，並殺其子阿吉童倉（《明實錄》）。公元一四三三年。弟凡察襲職，遷於遼寧東南佟家江流域，爲朝鮮所逼之故。後猛哥帖木兒之子董山，出與凡察爭襲，明乃分建州爲左右衛，以董山爲左衛、凡察爲右衛指揮使，以調停之，凡察死於公元一四四六至一四四八年間（據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中華書局有譯本），右衛情形無可考。董山漸桀驁，明檄致廣寧誅之，又出兵破其部落，公元一四六六年。其子脫羅犯邊，久之，漸寂，於是建州左衛衰，而右衛強，其酋長曰王杲，居寬甸附近，爲李成梁所破，奔哈達。公元一五七一年，成梁移險山六堡於寬甸等處（本在遼陽東二百餘里），明年，破王杲。

《清實錄》女真四部——

滿洲（今遼寧省東南部）	}——明建州衛
長白山（在滿洲部之東）	
扈倫（今遼、吉二省間）	——明海西衛
東海（今吉、黑東部，東至海）	——明野人衛

扈倫部明人稱之曰忽喇溫，清譯扈倫。本在黑龍江支流忽喇溫河流域，後南徙，據海西女真之地。之葉赫，在今吉林省城西南，明稱爲北關，酋長姓土默特，當係蒙古分支，所居城，在今吉林西南三里山上。哈達，在今遼寧開原縣北，明稱爲南關。居松花江流域，距開原四百餘里。自董山、凡察死，建州左、右衛衰，而此海西衛曾強盛，共四部，以葉赫、哈達爲強，他二部即輝發（在今輝發河流域）、烏拉（在今松花江右岸）也。後爲李成梁平，服於明，明稱之爲南、北關，賴其西捍蒙古，東拒建州，然此時二部已積衰不振矣。

《清實錄》與明人記載對照：

肇祖都督孟特穆	} 充善（董山）	} 妥羅（脫羅）	}	
（猛哥帖木兒）				褚宴（童倉）
			錫實齋篇古——	
			興祖都督福清——	
			德世庫	
			劉 闡	
			索長阿	
			景祖覺昌安（叫場）	
			} 禮敦	
				額爾袞
				界堪
				显祖塔克世（他失）
				——太祖努爾哈齊
			塔察篇古	

顯祖即太祖弩爾哈赤之父也。王杲之奔哈達，哈達執送之，爲成梁所殺。故其子阿臺《清實錄》作阿太。怨哈達，與葉赫攻之。滿洲分部，有名蘇克蘇澹河者，其城主尼堪外蘭，導李成梁以誅阿臺，建州右衛實亡於此時。阿臺，清景祖孫婿也。是役也，清景、顯二祖亦死焉。

後太祖攻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奔明邊，明不能保護，執付太祖。且許其互市，開撫順、清河、寬甸、瀋陽四關互市，並許歲賜銀八百兩，蟒段十五匹。自是滿洲日漸富強，盡服諸女真及蒙古之科爾沁部。凡蠻族強盛，必自統一同族起，清太祖之興亦如此。自攻尼堪外蘭後，即努力統一同族，至公元一五八八年，滿洲五部皆服。五部爲：蘇克蘇澹河，今遼寧那河縣境；渾河，興京西北；完顏，吉林敦化縣境；棟鄂，遼寧通化縣境；哲陳，柳河之東。公元一五九三年，扈倫四部、長白山二部長白山之部爲：訥殷，遼寧長白縣境；鴨綠江，遼寧輯安縣境；珠舍哩，遼寧臨江縣境。鴨綠江先已歸服。與蒙古之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九國，連兵三萬來伐，太祖大敗之，遂滅珠舍哩、訥殷。公元一五九七年，滅輝發。此時，哈達酋那林孛羅與葉赫酋互商互攻，公元一五九九年，太祖與葉赫攻滅哈達，而公元一六〇五年，巡撫趙楫又奏棄險山六堡之地，寬甸平野，盡爲女真射獵之區，滿洲形勢，日益強盛。烏拉（扈倫四部之一）滅於公元一六一七年，東海部（東海二部爲：瓦爾喀，吉林延吉東部。虎爾哈，吉林依蘭境）至清太宗時服。至一六一六年，遂叛明矣。

（本文爲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呂思勉任教常州青雲中學
高中“本國史”筆記之節錄，黃永年記，標題係編者所擬，

原刊於《呂思勉文史四講》，中華書局

二〇〇八年三月出版）

《古文觀止》評講錄*

序

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之交，呂誠之思勉先生執教蘇州中學常州分校，嘗為年等高中二年級學生講授國文課，所持本乃世俗通行《古文觀止》，取其選鈔無法，美惡雜陳也。精義卓識，務去陳說，通儒論文，亦非詞章小家得擬萬一耳。舊日筆記，猶存篋笥，因粗事理董，勒成兩卷，排比後先，一從講說次序。中多先生板書，年所遵錄。亦有先生口說，年所筆受，則於起迄別以墨圍〔 〕。其字下標誌墨點•，皆原選題目、詞句，年所補入以備覽者也。先生存示試題，並附存焉。其間亦有日久不能別白板書、口說之處（多在上卷），姑以意定，先生下世已四載，乞正無由矣。嗚呼，昔張守節為《大史公書》正義，於先師硃點，不敢遺沒，而著其說於《梁孝王世家》中，以年況之，慚愧滋甚。先生論文專著之已刊佈者，惟《宋代文學》一書，零詞賸義，散見於所撰《經子解題》、《章句論》、《史通評》、《中國通史》諸書及《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四史中者尚夥，輯之當不止盈卷。惟此筆記遺說，多為上列諸書之所未及，是可珍也已。一九六一年國慶度日受業黃永年謹記。

* 本文為1942至1943年呂思勉任教常州青雲中學高中國文課之講義，黃永年記，初刊於《學術集林》卷三，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此兩卷悉先生遺說，年此後讀書有所見聞，概不敢闖入。惟上卷《東萊博議》、下卷包慎伯爲友人行狀兩事，僭施案語，乃年聽講時所別志者。昔錢曉徵年十八，讀東坡“賈梁道”詩，援《晉書》以糾其失，迨晚歲集《養新錄》，仍錄存其說（見《錄》卷一六“蘇東坡詩”條及自撰《竹汀居士年譜》）。年之爲此，亦竊師錢氏之意云爾。

篇 目

上 卷

左 傳 子魚論戰
左 傳 子革對靈王
公羊傳 春王正丹
檀 弓 杜黃揚解
國 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
史 記 項羽本紀贊
史 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 記 遊俠列傳序
西漢文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王羲之 蘭亭集序
駱賓王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下 卷

韓 愈 諱辯
柳宗元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豐樂亭記
蘇 洵 辨奸論
蘇 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 軾 超然臺記
蘇 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一九四二年秋

左 傳 陰飴甥對秦伯
國 語 祭公諫征犬戎
檀 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國 策 樂毅報燕王書
史 記 五帝本紀贊
史 記 秦楚之際月表
史 記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西漢文 晁錯論貴粟疏
李 密 陳情表
陶淵明 桃花源記
韓 愈 原道

一九四三年春

韓 愈 柳子厚墓誌銘
柳宗元 箕子碑
柳宗元 鈇鉞潭西小丘記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瀧岡阡表
蘇 洵 心術
蘇 軾 范增論
蘇 軾 石鐘山記
蘇 軾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方山子傳

曾鞏 寄歐陽舍人書

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許君墓誌銘

方孝孺 深慮論

王鏊 親政篇

唐順之 信陵君救趙論

歸有光 滄浪亭記

秦文 李斯諫逐客書

史記 貨殖列傳序

禮記檀弓六節

蘇轍 六國論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宋濂 閱江樓記

方孝孺 豫讓論

王守仁 瘞旅文

歸有光 吳山圖記

西漢文 楊惲報孫會宗書

史記 屈原列傳

史記 大史公自序

已上篇目，悉先生逐句講過者，其略施評論未細講者不列。

標目悉從《古文觀止》原題，以利檢閱。惟“禮記檀弓六節”遵先生板書。受業黃永年。

《古文觀止》評講錄上卷

〔動物的知識，不能遺傳，每個動物必須從頭學起，因此相互間的能力，必相差有限。人類則不然，前人世代積累之知識，後人可於短期內學得。人類之所以進化，此點最為重要。〕

語：有限制的傳遞，不能久留。〔因語言無形狀，祇能口耳相傳，欲變耳聞為目見，須以無形為有形，即成為文字。故文字，即有形之語言。〕

文字	形	音	義
語言	無	有	有

〔口能發音，手即能書形，最初文字之作用，即止於此。〕

〔惟社會上的事情，愈發展，愈複雜。雖原理簡單之事，到後來亦

必日趨複雜，語言亦不例外。〕

〔語音有變遷：(一)發音之異；(二)用辭之異；(三)語法

句法

篇法

之異。我國(一)最不統一；(二)亦有相異；(三)則主統一，而自古至今，亦有不同，如〕(古)“未之知也”(沒有這個知道)；(今)這個沒有知道，沒有知道這個)；(今)這個沒有知道，沒有知道這個。〔以篇法言，亦多不同。評文者以為古文與今語言不同，而古人語言與今相同。實不然也。〕

〔即白話(語體)文，看似語文一致，甚為簡單，實亦不然，蓋語文必不能完全一致。此自有原理，即耳聞目見不同，目見不若耳聞之速，而目見可重複再三，耳聞則不能。此白話文必不能與說話完全相合也。(語調不同)〕

理論上說：(一)以古為標準：(1)非古語必不能用；(2)或無古語可用時，方(A)參用口語，(B)或準口語造“辭”。(二)以今文為標準，盡量使用口語。(三)介乎兩者之間。〔以上三者，在今社會上同時並行，且實有此必要。高深的文言，不能人人學會，且以表達今日之思想感情，亦有時而窮，如執定文言，將阻文章進化之路，故語體文不能反對。然文化之事，自古至今，大體沿舊——其利弊殊亦難言，總利多害少，如盡去其舊，費力過大，是以舊者亦不能不學。(甲)望其日日在變，生新語言語法，合乎今之事實與感情思想。(乙)有一種力量節制之，使不過快而與舊時發生隔離。是以(一)(二)在社會上有同時並行之必要，兩者須兼通。又天下之事皆以純粹為美(雖實用之事不必求美，然亦至少不使人起惡感)，為實用故而不得不使(一)(二)兩者夾雜使用，於是產生(三)。〕

天下有抽象的理論，沒有純粹的事實。〔故理論上可分文章為如上三類，但事實上無純粹之文章。故學習時不能因古廢今，因今廢古，事實上兩者皆參互錯綜，互有關係。單研究理論而不求事實者，

即理論亦不能徹底明白。國語、國文如此，而文學爲尤甚。不外多讀，多看，多作次之。讀，當受訓練。作，最好喜作而作，勉強者無益。〕

左傳 子魚論戰

一種文字有一種文字的特色。凡名大家之文，均係特色最顯著者。而大家必有其獨有之特色——名家則不能盡然。

《左傳》與《國語》作風相近，論文者稱爲《左》《國》。觀其“辭令”之美。〔“辭令”爲文學之術語。古人作書難，故以口述爲多。有其特性，即意思要盡量發揮，而在言語的表面上要竭力避免刺激。〕

《子魚論戰》這一篇看其“簡勁”。〔言辭精簡，而能刺激人家，叫他起一種想像，則爲有力。〕

大司馬固諫曰 固諫，諫之再三也。

天之棄商久矣 〔商、宋古爲一音，故商即宋。〕

赦也已 赦、舍、捨，古書用字通。

楚人未既濟 濟，盡渡。

門官殲焉 焉，於是，於此。

君子不重傷 重。

古之爲軍也 軍，駐紮之意。

〔宋公之論代表當時舊派之治兵，子魚之論代表當時新派之治兵。〕

勅敵之人 勅＝勁。

雖及胡耆 《說文》：“耆，老人面如凍梨色也。”

若愛重傷 愛，憐，古書通。

則如勿傷 如，不如也。

左傳 陰飴甥對秦伯

此篇爲辭令之美。意思是強硬的，而說話狠婉曲，辭令之美盡於此，文學之美亦盡於此。〔古代之外交言辭最美，以使者出，受命不受辭，使者之能，即在“專對”也。〕

晉獻公 { 大子申生
 晉文公
 晉惠公——懷公
 奚齊
 卓(同悼)子〔未成君曰子〕

我毒秦 毒，厚也。《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此毒爲好的方面。〕

貳而執之 一，專一。貳，携貳

秦可以霸 伯，長也，今或作霸，假借。霸，魂魄，月霸今作魄。

饋七牢焉 大牢，牛一，羊一，豕一。少牢，羊一，豕一。

左傳 子革對靈王

《左傳》文字，實有多種。普通取以代表《左傳》作風者，亦有簡勁凝重與動蕩搖曳之分。前此如《臧僖伯諫觀魚》、《子魚論戰》等是，後此如《鄭莊公戒飭守臣》、《子革對靈王》等是。昔人稱韓愈《爭臣論》風格出於《左》《國》，指後者而言。

凡古書多非個人所作，故其文章多不一致，大抵《左傳》上半易懂，下半較難，可證其不出一手。

諫：直諫〔近講演式〕，諷諫〔近談話式〕。〔春秋時中原，爲泰山以西，華山以東，北不過大行，南及河南東部。所謂爭霸，即求爲此地諸侯之領袖。春秋末向戌立弭兵之盟，此後晉衰，靈王遂思強。〕

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 〔古書稱謂不一，名、字、官、爵之外，更有通常稱謂亦可稱之。稱官名下以名，漢尚存此風。〕

雨雪 圈聲，古謂讀破，今謂點發。〔中國古代亦有語尾，但不另於文字上作變化。古代語文合一，而後世則分，若一字讀作二音，則在文字中不易看明白。於是有造字之舉，省造新字，則有讀破之法。古代讀破，有保存至今者，亦有刪除者。此種變遷，極爲合宜。〕

輶路 路，大車，即輶。輶路，以輶爲路。

藍縷 服虔注：縷，破，藍藍然。一說：無緣者曰縷。深衣，古人常服，以縷邊，縷更儉也。

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愛，惜也。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古稱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禮記》）。天子用，實則諸侯亦用之。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杜注有二不羹。《賈子新書》作陳、蔡、葉、不羹。

今與王言如響 響，回聲。

形民之力 形，刑，型，古同，此形即型也。

緊要的地方，讀得高些慢些；普通的地方，讀得低些快些。和說話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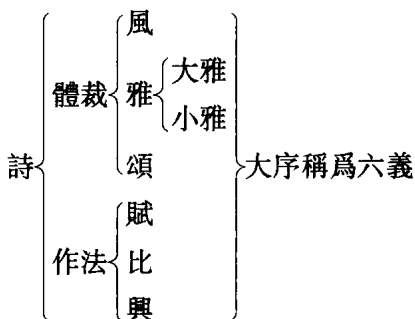
國語 祭公諫征犬戎

此爲典重之文字，亦係《左》《國》文字之一種。如《左傳·臧僖伯諫觀魚》、《國語·單子知陳必亡》等，可以參看。忌輕佻。古人之字：〔中國習慣，字與名有關，號則另別。世界上有兩種風尚：一稱名表示愛，歐洲如此；一死後諱之稱謚，周時如此。以後成普通風俗，即生時亦諱之以敬人，而稱其字。〕《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注二十爲“且字”。〔字古僅一字，不易稱，因此加一音，加“父”，亦作“甫”，如孔子曰尼父；五十則加排行，如稱孔子曰仲尼。謚非人人所有，伯仲亦不常稱，通稱者爲字。〕古書稱謂實至錯雜，或以名傳，或以字傳，至南北朝時猶然。古書中遇下有父字，上有伯仲等字者，大抵係其人的字。古人以字行者，亦有用字而不註明，名不傳者。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開門見山法。

觀則玩玩則不震玩，習也。震，震動。

故周文公之頌曰



風，采詩，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各言其傷，飢者歌其食，學者歌其事。

頌，據《說文》，爲容貌之容之本字，故有形容之意。又頌、訟，皆從公聲，訟，公言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載，哉，詞也。〔有聲無意之字。《說文》中曾、尚、余，皆作詞也。古書中極多，而《詩》中尤常見。增字解經，治古書最忌。王引之《經傳釋詞》：“不顯”“不承”之不字，皆無意義。“爲法之弊，一至此哉”，一，詞也。〕載，發語詞。

肆於時夏 肆，陳，即散佈。時，是。夏，地名，指中國。

而厚其性 性，即生。

阜其財求 財，一切之材料，“天生時而地生財(材)”。

明利害之鄉 鄉，方向之向。

昔我先世后稷 棄封於邰爲后稷。棄(后稷)……不窋(失官)……公劉(居豳，至唐改邠)……大王(古公亶父，避狄遷岐)——季歷——文王——武王

修其訓典 典，當也。

守以惇篤 惇，今或作敦，厚也。篤，馬行遲也，引伸之爲實。〔凡語，先有具體，後有抽象，故古人之語多具體有所指，後人思想進步，因就舊有之具體之字，加以設喻，而表抽象之意，久之遂變成抽象文字。〕

商王帝辛 古，生稱王，歿稱帝。

以致戎於商牧 商牧，商朝的牧野。

勤恤民隱 依，隱，古通用。

夫先王之制 夫，彼也。古無拓開口氣虛無所指之夫字，夫字在句前者均爲彼字之義。如當作彼字解而不通，則此夫字當屬上句末，而爲後人誤割屬下句，古書中此等誤讀甚多。〔拓開口氣虛無所指之夫字，至少唐以後作散文者始用之，南北朝尚不用，漢以前則絕無如此用者。〕

邦內甸服 〔邦、封，古音同。封，堆土以示疆界，引伸而爲疆界，原義亡，音轉邦。古國指都，邦謂國界，因避漢諱，古書之邦多易爲國，義遂相混。〕

公羊傳 春王正月

此爲傳體。古書經傳相輔，經爲正文，傳以釋經，故必有經而後有傳。此體與設爲問答者大不相同。外行者不知此理，作文並無所釋，而亦妄效傳體，則謬矣。

古書存於今，經傳分篇者，如《管子》之《明法》、《明法解》；仍合爲一篇者，如《禮記》之《文王世子》；經存而傳亡者，如《春秋》無傳各條，即其一例；傳存而經亡者，如《禮記·郊特牲》之大部分。

謂文王也 文王，有文德之王。

古諸侯不再娶，因其一娶九女。〔娶一國，二國往媵，皆有姪娣。媵，送也，如伊尹爲有莘氏媵臣。〕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扳，即攀。

古也邪（耶）通用，也字係邪字之意者甚多，如韓文（《雜說》）“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檀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爲《禮記》中之一篇，其記事文最美。昔人有《檀弓論文》一書，不知何人所作，題爲謝枋得撰，蓋僞，其論亦無足觀。然《檀弓》記事文之美，冠絕古今，則不誣。凡《檀弓》所記之事，與《左氏》同者，《左氏》恒不如《檀弓》。

〔明人僞書，多託之宋人，《東萊博議》觀其議論文辭，蓋亦明人所僞也。（年謹案：《東萊博議》有元刊本傳世，刊本不僞，則先生謂明人所僞，似未審，疑此種文體或始於宋末也。）《蘇批孟子》亦明人所託，如此者甚多。〕

陋劣之選本，〔不僅未悉源流正變，且文體亦未領略，〕不應看其選法，其文章還是看得，惟其批評，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看不得，非徒無益，而且有害。其批評之劣根，因科舉而來。〔科舉蓋為一種文官考試。官缺皆有定額，科舉為其一道，故科舉出身亦有定額，蓋以官缺為限也。其應試人之程度，可超過錄取數者甚多，而文字限於程式，雖高才博學者亦無可發揮，多相仿佛，遂轉而求其文字之特別動目，而試官出題亦極難也。〕

科舉：唐，明經——帖經（經文）、墨義（注文），進士——詩賦。宋元，經義，策、論。明，太祖定制七百—三百字，分八股四對，曰八股。〕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蓋，同盍，〕盍，何不也。蓋，疑詞，與今人用為推原之詞者異。《左傳》杜注地名用蓋字者，皆為不確定之詞，見《疏》。

申生不敢愛其死 愛，惜。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此為古書省疑問詞之例。今古書中之乎字等，為後人所加者甚多，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乎）？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再拜 《論語》：“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是以為恭世子也 為恭世子，言其未足為孝（見鄭注）。蓋孝不常陷親於不義，亦且身為世子，更當顧全大局。

《檀弓》之文字，看其風神。後人稱大史公、歐陽修，皆取其風神。其實《檀弓》之風神，亦獨絕也。

檀弓 杜杜黃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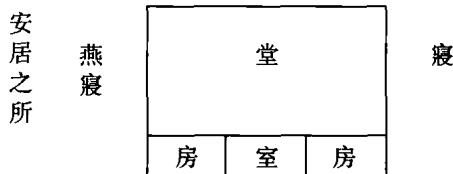
古君臣之密切者，義兼朋友。而古朋友與所知（知謂認識）異，關係極密切，如可許友以死，友困乏而不能助，自己亦當減損飲食等。《檀弓》：“‘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如秦穆公死而三良從死，即係論友誼（見《詩·黃鳥》）。《唐書·吐蕃傳》：“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曰共命。”〔大抵野蠻人多有之。〕

知悼子卒未葬 《禮記》：“君於大夫，比葬不食肉，比牢哭，不舉樂。”

師曠李調侍 師曠，大師，官名。李，或即理，官名。

杜黃人寢歷階而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



曠者爾心或開予 有、或同聲通用。九或＝九域＝九有。或曰即有人說。

漢人記古事之文最多者，爲《說苑》、《新序》，次之則《韓詩外傳》，其文皆不如《檀弓》之美。蓋此等皆隨筆記錄，不加修飾，而《檀弓》則曾經修飾者也。

《檀弓》用虛字最多，故有風神。然其文極簡，每段中皆有深厚雋永之語，故覺其味無窮。此可爲作文之法，即每作一文，總須想法捶煉出幾句精語，而繁文可刪也。

國策 樂毅報燕王書

此篇辭令之美，冠絕古今，爲《左》《國》所不逮。

《國策》文字，主紀說術。其人有徒有術者，如觸讐、魯仲連是也。